

大陸地區博士論文叢刊

劉勰的審美理想

陳詠明著



文津出版社印行

大陸地區博士論文叢刊

劉勰的審美理想

陳詠明著

文津出版社印行

劉勰的審美理想 / 陳詠明著. -- 初版. -- 臺北
市：文津，民81
面：公分. -- (大陸地區博士論文叢刊
；32)
參考書目：面
ISBN 957-668-081-6(平裝)

1. 文心雕龍 - 批評, 解釋等

820

81006173

大陸地區博士論文叢刊

劉勰的審美理想

(1991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博士論文)

著 作 者 :	陳 詠	明 繁 美 社
指 導 教 授 :	孔 惠	
發 行 者 :	范 津 出 版	
出 版 者 :	文	

地 址 : 臺北市建國南路二段294巷1號

電 話 : (02)3635008

傳 真 : (02)3635439

郵 政 劃 撥 : 0016084-0

登 記 證 : 局版台業字第811號

中華民國八十年十二月初版

印數: 500本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新台幣 160元

ISBN 957-668-081-6



作者簡歷

陳詠明 男。1949年6月5日生於北京市。高中畢業時，正值「文革」，由北京去山西「插隊」。先後務農、做工、在衛生防疫站做些繪畫、文字等衛生宣傳工作。此間歷經磨難，堅持自學。1984年，參加統考，為恩師鄭文教授所賞拔，遂入西北師範學院中文系攻讀中國文學專業，畢業後獲文學碩士學位。1987年，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攻讀中國哲學史專業，導師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孔繁先生。畢業獲哲學博士學位。現為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所儒教研究室助理研究員。

序

陳詠明君的博士論文《論劉勰的審美理想》是近年中國大陸研究《文心雕龍》的一部優秀作品。陳君著重揭示劉勰美學思想的哲學底蘊，因而這部作品極富哲理內容而對劉勰審美理想評價極高。

陳君關於劉勰的審美理想分為三個層次加以敘述：其一為「神與物遊」，由此分析劉勰美學思想的中心及其中所包含的老莊、玄學、佛教等哲學底蘊。其二為「情」、「志」、「風」、「骨」等命題或概念，由此揭示劉勰所追求的美感特徵。其三為「明雅」、「巧麗」等藝術形式，由此揭示劉勰重視形象的塑造和語言修飾等文學形式美。以上三個層次表達了劉勰美學思想之內容與形式並重，質和文並重。陳君對於劉勰之重「神」即所謂「神思」，亦即主體精神之審美感知和情感活動，以及劉勰強調文章之「風、骨、氣、力」等所表明的對審美意志力和審美體驗所必須具有的社會內容的重視，以及對文學內、外部形式美之要求，等等，均作了精彩的擘肌分理的剖析，讀來頗能引人入勝。

《文心雕龍》是中國文學史上一部劃時代的巨著，其體系之博大精深，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它不僅體現著時代精神，而且還能填補時代精神的欠缺之處。陳詠明君以其豐富的文學史知識，不僅揭示出劉勰美學思想的時代意義，而且抽繹出劉勰美學思想之文學史和美學史的意義。例如他關於南朝寫景詠物文學及形式美與南朝文風的精彩論述，便予人以濃厚的文學史、美學史的興味。這也是他對劉勰審美理想深刻理解的表現。

陳詠明君曾就讀蘭州西北師範學院中文系，在鄭文教授指導下攻讀碩士學位。鄭文教授為我國教育界耆宿，青年時代曾師事章太炎先生和黃侃先生，治學崇尚古文經學，其授徒極重基本功訓練，在鄭先生嚴格要求下，詠明君養成刻苦學習精神。予常謂陳君為天才，而陳君向未以其才智而於學問上稍有懈怠，他在攻讀博士學位期間，精研哲理，而於玄學和大乘般若學有所發微，此亦其學位論文《劉勰的審美理想》獲致成功之原因。

孔繁

1992. 7. 3

目 錄

前言.....	1
第一章 《文心雕龍》的哲學思想基礎.....	3
第一節 《文心雕龍》產生的社會文化背景.....	3
第二節 《原道篇》的哲學和美學思想特點.....	14
第三節 《文心雕龍》的哲學思想基礎.....	24
第二章 劉勰的審美理想內容之一——「神與物游」.....	33
第一節 《神思篇》中的「神」.....	34
第二節 「神與物遊說」與「虛靜說」.....	39
第三節 「神與物遊」或「虛靜」的美學意義.....	58
第三章 劉勰的審美理想內容之二——「志思蓄憤」.....	65
第一節 《文心雕龍》中一些重要概念的兩種意義.....	66
第二節 南朝文學情感特點及劉勰的評價.....	71
第三節 「志思蓄憤」的內容及其美學意義.....	95
第四章 劉勰的審美理想內容之三——「明雅巧麗」.....	121
第一節 玄言詩的盛衰及劉勰的評價.....	121
第二節 「明雅巧麗」的內容及其美學意義.....	135
第五章 劉勰審美理想的原型.....	149
主要參考書目.....	173
主要參考論文.....	175

前言

《文心雕龍》是一部誕生於中國中古時期的，體大思精的文學理論著作。它的內容豐富，包括文學史、文學概論、文體論、創作論、文學批評、鑒賞理論等等，其中還貫穿著深刻的美學思想。拙作即擬重點考察它的美學思想。

《文心雕龍》的美學思想也是一個內容既豐富又複雜的龐大體系。這是由於作者劉勰對前代文化遺產廣泛吸取和繼承，再加以揚棄、總結，獨出機杼、自鑄偉詞的緣故。要想全面把握這樣龐大的體系，全面展示它的豐富的內容，其功浩翰，非筆者力所能及。因此，我們試圖透過那些關於文學、美學基本原理的大量論述和玄妙言辭，掌握劉勰的審美理想，即劉勰認為文學作品所應該具有的、最理想的美感特徵，或者說是他所追求和欣慕的審美趣味，由此揭示《文心雕龍》美學思想的特色，並接觸到其文學觀念的一些感性和理性的依據，這也許是一條終南捷徑。

所謂審美理想，是在審美體驗的基礎上，所形成的關於美的完善形態的理想，或稱理想美。審美理想與社會政治理想並不等同，它必須是以藝術的、審美的方式體現出來。一方面，它是「理想」的，滲透著人的系統化的理性要求，包含著對於人類社會關係的抽象概括；另一方面，它又是「審美」的，是人們心目中關於「美是什麼」的想像成果，充滿著帶有主觀色彩的審美意象。任何一種審美理想的形成，都直接關係到特定文化環境所具有的思想資料和文藝創作實踐，所以我們在論述劉勰的審美理想時，力求把握其哲學理想底蘊，並深入考察當時文學創作的情況

和劉勰對它們的認識，以說明問題。

第一章

《文心雕龍》的哲學思想基礎

美學又可稱作藝術哲學。有關美的本質、審美意識等美學基本問題，又是哲學基本問題在美學中的反映。而哲學是人類精神在不同發展階段的歷史實踐中對於它們自己的反而思之，是時代精神的集中表現。在中國古代，文、史、哲不分家，哲學認識成果無處不在，滲透在一切文化現象中，而且往往成為決定各種文化門類特殊發展規律的內部原因之一。因此，我們在考察劉勰審美理想的具體內容之前，應首先探討《文心雕龍》產生的社會文化背景及其哲學思想。

第一節 《文心雕龍》產生的社會文化背景

劉勰寫作《文心雕龍》的指導思想是什麼？他的信仰或信念是什麼？這都是必須回答而又不好回答的問題。由於《文心雕龍》涉及的內容很多，義蘊豐富，涵蓋面廣，反映出複雜多樣的思想脈絡，再加上有關作者身世的史料語焉不詳，給人以神龍見首不見尾的朦朧感，所以留下許多疑點。這是「龍學」中爭論不休，迄無統一之見的重要問題。

據劉勰自己表白，他堅決站在儒家立場上，依據儒家的原則批評文學。其《序志篇》說：「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實」。在排列於《文心雕龍》最前面的《原道》、《徵聖》、《宗經》三篇文章中，他熱

烈地稱頌和讚揚儒教、儒聖和儒經，認為文學創作的主要任務是闡揚儒家之道；必須以儒聖遺留下來的文章作為標準，審定判別一切文學作品的優劣是非；並肯定經書的內容皆是「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在其他各篇中，他也常常稱道儒教，引述儒經。如《明詩篇》說：「三百之蔽，義歸無邪；持之為訓，有符焉耳」，既用孔孟之訓，又用《詩緯·含神霧》的解釋，來說明《詩》具有規範人的道德行為的作用。《論說篇》說：「昔仲尼微言，門人追記，故仰其經目，稱為論語。蓋羣論立名，始於茲矣」，又說：「論者，倫也；倫理無爽，則聖意不墜」。把論說文這一文章體裁的起源歸結到儒經，又規定這一體裁的最正確合理的内容應該是儒家道德倫理，明顯含有為了尊崇儒教而故意附會的成份。《序志篇》總論文章說：「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源，莫非經典」。這是以六經為「本」，文章為「末」，認為文章不過是儒經的外延，其作用就在成禮義、定君臣、安軍國。《序志》還說：「齒在逾立，則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旦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難見也，乃小子之垂夢歟，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表示出極其熱烈的嚮往、傾慕、崇敬之情，這些議論及流露出的感情，在玄、釋、道風靡於世的南朝，顯得那麼不協調，格外引人矚目。

據此，當代許多學者都認為《文心雕龍》的思想基礎屬於儒家。余冠英主編的《中國文學史》說：「《文心雕龍》所表現的則主要是儒家思想」。王元化《文心雕龍創作論》說：「他把文學當作儒家經典的枝條，企圖遵循儒學古文派路線去闡明文理，這並不是一句空話」。杜黎均《文心雕龍理論研究和譯釋》說：「我們可

以看出：作者充分肯定並由衷讚美馬融、鄭玄等古文經學派的儒學，劉勰正是用儒學的古文經學派的唯物主義觀點和求實的治學精神來探討文學理論的」。陸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龍譯注》說：「劉勰雖然繼承了具有樸素的唯物思想的儒家古文學派的觀點，儒家古文學派也絕非徹底的唯物論者」。李澤厚、劉綱紀主編《中國美學史》說：「我們認為，在先秦儒家各派中，劉勰的思想最接近於荀子一派」。這些論者的意見基本一致，都認為劉勰思想屬於儒家。

不過，我們認為還存在許多遠未解決的問題，不能這樣立即作出結論。先秦兩漢的儒家基本上把文學看作是經學的附庸、教化的工具，而忽視文學的獨立地位和美學意義。在文學意識充分覺醒的魏晉南北朝，如果仍把文學當作儒家經典的枝條的話，非但不可能出現《文心雕龍》這樣的文學理論專著，甚至不可能出現劉勰本人這樣純粹的文學理論批評家。再有，儒家是分派的，許多派別的觀點存在對立或衝突，劉勰究竟屬於哪一派呢？這個問題如果得不到解決，就無法驗證劉勰思想不折不扣地屬於儒家。

從劉勰的身世看，無法確知他與儒學的關係。《梁書·劉勰傳》對他的身世經歷語焉不詳，在學術上，只說他喜好文學，長於佛理。本傳載：「勰早孤，篤志好學，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祐，與之居處積十餘年，遂博通經論，因區別部類，錄而序之。今定林寺藏經，勰所定也」。又說：「勰為文長於佛理，京師寺塔及名僧碑誌，必請勰制文」。這裡只說他早年篤志好學，而未說明其所學的內容。不過，即使他所研讀的包括儒家經籍，也必然還有子史及文學。因為不是這樣的話，他不可能寫出《文心雕龍》。據范文瀾先生考證，「今假設永明五、六年，彥和年二十

三、四歲，始來居定林寺，佐僧祐搜羅典籍，校定經藏」。「至齊明帝建武三、四年，諸功已畢，乃感夢而撰《文心雕龍》，時約三十三、四歲，正與《序志篇》齒在逾立之文合」❶。那麼他在依居山寺的時候必定專心校定經藏、研讀佛理，因此才能完成那樣巨大的校勘工程，並「博通經論，長於佛理」。這說明《文心雕龍》中兼及古今、包羅萬象的學問大部分皆是劉彥和在二十三、四歲以前獲得。人的精力有限，如果能在二十多歲積累那樣多的知識，就不可能專精儒術，更不用說只致力於某一派的學說了。所以，劉勰對儒學的理解，很難作到不摻雜其他思想成份。即以其「酌乎緯、變乎騷」的撰書宗旨而言，就有違「子不語怪力亂神」❷的聖人遺訓和溫柔敦厚的儒家詩教。將他的思想完全劃歸到儒家某一派就更加牽強了。

《文心雕龍》中常使用玄學、老莊、佛教的專用術語、語言，或它們的思辨邏輯。如《詮賦篇》「逐末之儔，蔑棄其本，雖讀千賦，愈惑體要」，《章句篇》「振本而末從，知一而萬畢矣」。《總術篇》「文場筆苑，有術有門。務先大體，鑒必窮源。乘一總萬，舉要治繁」。這些涉及玄學所特有的本末、體用等範疇或命題的應用，傳達出濃郁的時代氣息。另外如《總術篇》「圓鑒區域」、「鑒必窮源」，《知音篇》「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故圓照之象，務先博觀」，其中「圓照」、「圓鑒」等語，源自佛教，在當時釋家經典或論著中經常出現。除去某些詞語、概念之外，劉勰使用老莊玄釋的基本原理或思辨方法來說明文學創作、審美體驗、表現手法，鑒賞原則的地方也很多（容後論述）。根據這些事實，儘管劉彥和自己申明他採取儒家的原則詮釋文學和建立理論體系，並且許多學者亦作出同樣的結論，但是

仍然不斷有人發難，提出疑問。例如清人李家瑞《停雲閣詩話》卷一云：「（勰）乃自述其所夢，以爲曾執丹漆禮器於孔子隨行，此服虔、鄭康成輩之所思，於彥和無與也。況其精熟梵夾，與如來釋迦隨行則可，何其爲夢我孔子哉？」至今亦間有主張劉勰思想應屬玄、佛的學者發表新解③，提出異議。

我們認爲，關於劉勰撰寫《文心雕龍》時的哲學思想仍是一個需要重新考慮的問題。這必須依據兩個方面，一是劉勰所處的時代文化背景，另一是《文心雕龍》本身所呈現出的思想、理論特色。

魏晉南北朝是一個社會政治異常黑暗、精神上異常痛苦的時代，同時它又是一個文化學術上異常活躍，熱情洋溢的時代。當時文化學術的特點，主要在於各種社會思潮的交流、融會以及它們相互對立又統一的關係。

漢末至魏晉，兵連禍結，正如《文心雕龍·時序篇》所言，是一個「世積亂離，風衰俗怨」的時代。不斷的戰亂常常造成「斬截無孑遺，屍骸相撐拒」④的悲慘景象。曹操在建安七年令中說：「舊土人民死喪略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④。可知漢魏之際禍亂的嚴重程度。西晉的分封制度使司馬氏許多王族都掌握兵權，相互爭權攻殺，爆發了混戰十六年的「八王之亂」，再加上天災不斷發生，瘟疫流行，人民流離失所，死亡衆多，終於導致北方少數民族進入中原，使北中國又成爲遊牧部族混戰的場所，造成西晉滅亡以及歷史上空前的民族災難。

與這些痛苦和災難成爲鮮明對照的是，魏晉在思想文化方面卻進入了異常活躍、豐富和興盛繁榮的階段。玄學、佛教和道教學說如雨後春筍，紛紛應運而出。它們帶來許多新的概念、範疇

和命題，給學術界增添了無限生機，打破了漢代學術那種辨章析句，注字訓音，泥滯日生的沉寂局面。究其原因，從客觀上說，大概是由於戰亂在一定程度上動搖了專制統治，思想禁錮亦隨之鬆弛，為新興哲理的萌發提供了適宜環境。從主觀上講，大約是因為亂世的痛苦和災難強烈刺激了學者和文人，正所謂：「國家不幸詩人幸，賦到滄桑句便工」。

從漢末到西晉，士人的思想、心理、注意力和生活情趣都發生巨大變化。《後漢書·黨錮列傳序》說：

逮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提拂，品核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於斯行矣。

由於政治腐敗、外戚弄權，閹官用事，封建社會出現危機，激發了士人的參政意識，致使他們從煩瑣章句中走出，進行橫議、品核，發表大量不滿現實的政論，開始了清議和清談的先聲。清議不但是漢末之最引人矚目的政治活動，也是社會文化發生歷史性轉變的重要標誌。

因為「主荒政謬」，讀書人的生活出路發生問題，這也是促使清談之風愈演愈烈的原因。葛洪《抱樸子·審舉篇》說：

靈獻之世，閹官用事，羣奸秉權，危害忠良。台閣失選用於上，州郡輕貢舉於下。……於時懸爵而賣之，猶列肆也；爭津者買之，猶市人也。有直者無分而徑進；空拳者望途而收跡。其貨多者其官貴，其財少者其職卑。……

桑梓議主，中正吏部，竝為魁儈，各責其估。清貧之士，何理有望哉！

到了懸爵賣官這樣腐敗的程度，這個社會就注定了危亡的命運。在這種情況下，傳統的「學而優則仕」的仕進之路被斷絕，無論是出於不滿還是迫不得已，幾乎整個士人階層都從故紙堆裡抬起头來，將目光轉向現實，加入清議的行列。

早期清議或清談的內容與用人制度密切相關，士人一方面對察舉制度的敗壞，用人唯親的現象進行激烈抨擊，另一方面又抱著促使人君量才授職的希望而製造輿論，稱揚一些德智兼優的人物，由此形成「人倫臧否」的主題。

清議和清談改變了整個社會文化模式，扭轉了士人原來那種青春章句，皓首窮經的生活道路，振奮了士人階層的精神和志氣。從關於人物風貌、操行、智慧、才能的議論中，士人開始思考宇宙人生問題，思索自我的生命價值，重新認識自我與社會之原本認為是天經地義的禮教關係。注重人的精神生活、標誌著人的覺醒的新的學說和思想在清議和清談中萌生，也在清議和清談中發展。

《世說新語·文學篇》注引《文章敍錄》說：「晏能清言，而當時權勢，天下談士，多宗尚之」。又說：「晏說與聖人同，著論行於世也」。又注引《續晉陽秋》說：「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老莊玄勝之談，而世遂貴焉」，可見玄學就是借清談而風靡於世。當時另一最重要的社會思潮、佛教哲理也是通過清談為士人接受，並日益興盛起來的。《世說新語》、《高僧傳》、《晉書》等史籍中有很多關於名僧之機智、風趣的言行被士人賞識的記載。例如孫綽

品評于法開說：「才辯縱橫，以數術弘教，其在開公平」⑥。又說：「近洛中有竺法行，談者以方樂令。江南有于道邃，識者以對勝流。皆當時共所見聞，非同志之私譽也」⑦。察《高僧傳》所載兩晉名僧，沒有訥於言辭者。據此真可說他們是借助於才辯弘教。

與玄、佛等學說萌生、發展、興盛成為對比的是，儒學日趨衰落。儒家那些經世濟民、修身齊家的理論，在亂世之中難以施其功效。況且漢末政綱失紀，民生凋蔽。士人休說已經斷絕了仕進之路，即使在生活上也失去著落，他們要考慮生存和安身立命的問題，哪裡有心埋首經書，尋章摘句呢？《文心雕龍·時序篇》說：「自獻帝播遷，文學蓬轉」，道出文學之士顛沛流離，輾轉無依的狀況。例如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出身高門，曾祖及祖父皆為漢世三公，年幼時就因為有「異才」，使「才學顯著，貴重朝廷」的蔡邕倒屣相迎，一時傳為佳話。後因西京擾亂，王粲浪跡天涯，輾轉來到荊州，又因體弱貌醜，為割據荊州的劉表所輕視，不受重用鬱鬱不得意。此時與其幼年相比，真有兩世為人之慨。他在此時所寫的《登樓賦》，開六朝抒情小賦之先河，其中說：「路逶迤而修回兮，川既漾而濟深，悲舊鄉之壅隔兮，涕橫墜而弗禁」，「原野闌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心悽愴以感發兮，意忉怛而懨惻」。曲盡思鄉之情，風霜之苦。連貴族後裔也至於飄泊蓬轉的境地，遑論其他貧寒之士！

劉師培說：「獻帝之初，諸方棋峙，乘時之士，頗慕縱橫；騁詞之風，肇端於此」⑧，這真是很有見地的評價，道出社會文化發生巨變的重要原因之一。當時與春秋戰國的形勢相類似，割據勢力希望士子提供王霸之道，用兵之術，而不歡迎儒家的仁